

望闻问切，为服刑者治“病”

□讲述：上海市宝山监狱六监区民警 祝一帆
整理：法治报记者 徐荔

去年，当祝一帆得知服刑人员中有名的“怪人”胡林（化名）将要调入他主管的监组时，祝一帆有点紧张。听其他民警介绍，胡林的改造表现可谓劣迹斑斑，还存在着扭曲的心态，入狱四五年来一直行为散漫，还多次违纪。祝一帆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民警，要改变胡林的认知、让他走上正轨，似乎有些难……

不过，当祝一帆听到“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一个人对自由的向往”这句话时，若有所思。胡林再“怪”，他对重获自由也一定有着渴望，只要找到他内心的症结所在，“怪人”或许也是可以被“医治”的。就这样，祝一帆尝试着开始了针对胡林的矫治之路，他还将传统中医诊断治疗的思维理念融入到了教育矫治的工作中。



资料图片

望、闻>>>

胡林的个人情况不算太复杂，四十岁出头的他出生在上海周边的一座小城，家庭还算稳定。但是童年时代的胡林就不喜欢上学，经常逃学。久而久之，他就成了家长和老师眼中的“差生”。胡林对父母的恨铁不成钢也很无所谓，和当时比他年长的社会上的朋友混迹各种“娱乐场所”。那时的胡林觉得潇洒、快活，虽然没有钱，但是有讲义气的兄弟。花天酒地的时候，一旦出现什么问题，他和兄弟们就靠暴力解决。

当时胡林年纪小、胆子大、拳头硬，他逐渐形成了任何问题都能用暴力解决的错误想法，对法律更缺乏了解和敬畏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胡林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，他在暴力中麻醉自己，用这种扭曲方式生存，在暴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，对生命漠视。最终，胡林的暴力酿成了严重后果。

2012 年中旬，胡林意外发现自己的女友与一名男性共处一室，他根本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上去就殴打这名男性，并用随身携带的刀捅了被害人的大腿。

看到鲜血流出，胡林逃跑了。可他能逃到哪里去？

2012 年，胡林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，于 2013 年调入宝山监狱服刑。

就像开头说的，胡林服刑后也根本没有悔改，行为散漫、会情绪失控地大喊大叫，还因为琐事与他人发生争执，甚至用自己的头撞铁门企图自残自伤。胡林因为这些表现被多次警告、严管。

胡林逐渐成了其他服刑人员口中的“怪人”，出现严重的人际关系问题。与他同监房的服刑人员中有一大半都觉得和他关系处不好，觉得胡林平时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、不肯吃亏，还自以为是、好吃懒做，做人太过“双标”。其他服刑人员有时看不惯胡林的做法，说他两句，他就“炸”了，对监区的安全稳定来说是非常大的隐患。

不过，除了胡林的各种劣迹外，我也发现了他的急躁情绪、心态失衡似乎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。

胡林年纪不大，病却不少，在被逮捕前就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，后来又得了冠心病。这几年，胡林的身心深受慢性病的反复折磨，有的时候是发一种病，有的时候是几种病一起发作。

身体的状况让还有着漫长刑期的胡林看不到希望，他有一次曾对我抱怨：“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坚持多久，一到季节转换的时候我就心脏不舒服。现在脚也经常没有力气，估计是要死在里面了。”

问、切>>>

我发现胡林很重视自己的身体后，每次与他交谈都会关心留意他的身体状况，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胡林对我的戒备心似乎也低了一些。

我发现胡林其实一直压抑着自己，他有着很强的倾诉欲，只是服刑这些年来，他的傲慢、顽固态度让所有人都不愿与他交流。恶性循环后，胡林也用暴力、抗拒的态度为自己竖起了心墙。

当我以“非批判”的包容态度尝试着与胡林交流时，他逐渐在我的引导下谈了很多自己的成长、生活和工作的经历。看到我认真倾听他的述说，还询问其中细节时，胡林就更有倾诉欲。有时还有些止不住话头，絮絮叨叨略带骄傲地谈起自己的长处

和在服刑中取得的一些成绩。

然而，对于家庭方面的情况，胡林却还是谈得很少，只说家里凡事都是由他做主。

随着交谈的逐渐深入，胡林对我的信任度提升了，连家里的情况，胡林也不再遮遮掩掩。我这才了解到，胡林的童年也是有过波折的。

胡林年少时，父母离异了。胡林跟着父亲生活，父亲续弦后又有了孩子。胡林觉得，相比自己，父亲和后妈显然更关心更小的孩子，对他则是不闻不问。后来，胡林回到生母身边生活，尽管母亲很疼爱胡林，但在那个年代，他被认为是“没有爸爸”的孩子。一些闲言碎语让胡林形成了冷僻孤傲的性格，他觉得只有在“兄弟们”身上能找到

归属感。

“怪人”胡林不是没有弱点的，他每次谈起母亲，表情就会柔和很多，同时也充满着愧疚和焦虑。

胡林服刑后一直很想对母亲说对不起，想要知道母亲对他的态度，想得到母亲的原谅，可是他的性格脾气又让他一次次在主动与母亲述说前止步。

内心矛盾冲突与现实境遇下让他感到心烦焦虑，急需得到帮助。

此外，胡林平时没有可以倾吐的对象，对监狱开展的各项教育矫治活动也都没有兴趣。在人际交往上的固步自封也是他的突出问题之一。

对于这些已经掌握的情况，我都及时汇报

给了监区联合个别化矫治工作室以及心理健康工作室等相关科室，大家对胡林进行了多次集体会诊，就胡林的情况大家各抒己见，最后形成了一个较全面的分析。

我们认为，胡林属于特立独行的人格类型，自尊心强、比较敏感，容易受外界暗示影响，这与胡林在新收时做的心理测试结果基本一致，也同时显示出他特殊的人格造成了特殊的性格特征，坚韧而又固执。

基于以上分析，我们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。我们打算多给他一些正面的倾诉沟通平台，尤其是可以从胡林母亲这方面入手，帮助他打开心扉，增强他对于民警的信任感。同时，针对胡林的身体情况，合理安排就诊，使他看病有保障。

“开方抓药”>>>

经过第一阶段近 4 个月的把脉，我们已经能够较准确地把握胡林的心理，也与他建立了较好的关系。

胡林表面的症状已经逐渐被“小火慢炖”化掉了，他向家人称赞监狱民警负责任，遵守监规纪律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他还认识到服刑就应当遵守监狱的规章制度，配合民警的管理等。这对入监那么多年来没有任何转变的胡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然而，这些转变对矫治胡林的“顽疾”还远远不够。

胡林的“致病因素”是自身的自负和对于法律的无知。因此，在巩固上一阶段成果之后，我们决定在这方面“开方下药”以

求有所突破。

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我们针对胡林不懂法的症结，安排两名有一定企业管理经验、较熟悉法律知识的服刑人员利用每天上午及傍晚的一小段时间，以“趣味问答”的形式组成学习小组，帮助胡林集中学习法律知识。

另外，对胡林加强《改造规》的教育力度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对他进行潜移默化地熏陶。不仅要求胡林会读会背，还要求他能够有所感悟体会。

通过了半年来的《改造规》学习，胡林提高了自己对犯罪根源的认识，认清了犯罪的危害，增强了对认真执行学习规范、劳动规范、教育规范、生活规范和文明礼貌规范

的自觉性。在 2018 年的认罪悔罪评估中，因为悔罪比较深刻，进步较大，胡林还得了“奖”。

除了法律知识、监规纪律方面的不断熏陶，我们也希望“软硬兼施”，用亲情的力量化解胡林那么多年来错误认知。好在，胡林 70 多岁的母亲一直都是胡林坚实的后盾。已经年纪一大把的她经常来监狱探视胡林，虽然说的话都差不多，可对胡林来说，这些“唠叨”都是最好的安慰。

一次探视结束后，胡林含着眼泪告诉我，母亲第一次在他面前落泪了，说盼着他早点回家团聚。

母亲的眼泪似乎打开了胡林的心结，“这

么热的天，母亲不到 6 点就开始赶车赶路，就是为了能来看我一眼。我却在在大墙里，根本不能在她膝下尽孝。我年纪不小了，我母亲的身体也不好，我们都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”胡林对我说，他想通了，不会再纠结别人的看法，会好好改造，服从管理，一点一滴迈步子向前走的。

从入监初期的阳奉阴违、对抗态度、不服从劳役安排，到后来的融入监组、主动承担劳役、关心老年病服刑人员，胡林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。当然，到现在，我们也没有放松对胡林的“诊疗”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有耐心、找到症结、对症下药，“怪人”也会有被治愈的一天。